

黄国荣 / 著

# 走啊走

中国工人出版社

ZOU A ZOU



紅

讀書

讀書

紅

讀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啊走/黄国荣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4  
ISBN 7-5008-2782-2

I. 走… II. 黄…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859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9.125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1	走啊走
73	苍天亦老
114	福 人
138	信 任
144	山 泉
158	自由落体
168	硝烟弥漫
178	迟来的黄梅雨
194	谁都难
208	承 诺
223	过 客
237	师兄师弟
248	百味人生

## 走 啊 走

### 一

设计院的办公楼是座造型非常普通的六层大楼，在东明眼里，它却是那么庄严，那么雄伟，那么神秘。东明走进它的大门时，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板，似乎这样才配走进这里。

东明把腰板挺直的同时，不得不再一次摸出那个人的名片。他弄不明白，是自己的记性差，还是那人的名字怪，这一路上不知看多少遍了，就是记不下他的名字。

东明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上走，每碰到一个人东明就主动躲闪到一边，包括拿着笤帚扛着拖把清扫大楼的临时工。这里对他来说太神圣了。他知道自己是谁，尽管包里有盖着镇和市两级工业办公室大印的介绍信，尽管他当过八年村里的支书，还当过镇上灯具厂的厂长兼书记。尽管他的名片上印着新兴纯水设备厂厂长的头衔，尽管他已经接了一个工程，东海已在组织生产，但一走进这座大楼，他还是发虚。他知道设计院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他知道自己是个农民，知道自己的厂是个皮包厂，更知道自己肚子里装的那点水处理知识与正要去联系的业务有多大的距离。正因为他知道这些，他才认为以这样一种姿态走进这座大楼才最为妥

帖。让一让道，笑一笑，都是极容易做的事情。

东明爬着楼梯，还忍不住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回头。他总觉得身后有人盯着他，盯得他后脑勺发凉，每次回过头来，又没人在看他。他晃了晃头让自己精神起来，鳄鱼牌夹克、毛涤西裤、真皮皮鞋、手机包里面还有一只货真价实的手机。端五说了，出门在外，厂长就得有个厂长的样，要不，会被人小看。一切都不差，东明却还是觉得有人在对他窃笑。

东明在三楼找到了那间办公室。里面的安静让东明尴尬在办公室门口。这是一间大办公室，在门口看不清里面究竟有几张写字台，看见的每张写字台上都趴着一个男或者一个女高级知识分子在忘我工作。屋里很静，静得能听到钢笔和铅笔写字的沙沙声。肃静像一股寒气，让东明打了个激灵，又像一种威严，让他不敢贸然打扰。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场所，自然不可以像镇政府机关那样随便闯入，这里肯定有着不寻常的规矩。东明在门外琢磨，喊肯定是不行，敲门也不够礼貌，会干扰别人的工作。

东明决定悄悄地问。东明站在门外，努力把脖子伸长探进门里，他把嗓子压扁，目标是离他最近的一位小姐，一种近似公鸭叫的哑音飘向小姐：“小姐，隗昊汨先生是在这里吗？”

那位小姐毫无反应，不知是没有听到，还是听到了没工夫理他。失败便不断往脸上涌现。小姐旁边的一位先生抬起了头。东明立即摒弃失败，把笑堆到脸上送给那位先生。那位先生没说话，却扑哧笑了，他被东明那伸长的脖子和怪怪的神态逗笑了。东明不计较，继续堆着笑盼他往下进行。那位先生没按东明的愿望进行，他只是替小姐听了东明的问

话，替小姐笑，没有替小姐回答东明的问题，笑过之后他就低下头继续他的事情。

难道是念错了人家的名字，东明只有找自己毛病的权利。表兄给他这张名片时，三个字他一个都念不准，表兄跟他说了一遍，到家还是忘了，特意查了字典，把读音都标在旁边。东明还是再一次摸出了那张名片，kui hao gu，没有错。

东明有些失望，但又想，他是指明问的小姐，先生不答无可非议。于是，他再一次把脖子伸进门里，再一次把那种声音传过去，这次他长了心眼，把称呼省略，扩大了询问的对象。东明把声音发出以后，有几个人同时抬起了头，东明很过意不去，让那么多人停下手里的活，给这么多人带来干扰。罪过罪过，他十分歉疚地把头缩出门外。他没有等到想等到的回答，却感受到这大屋子里到处都是玻璃碴，这里的玻璃碴格外晶莹剔透而且锋利，从各种角度对着他，他不敢再把头伸进去。

东明正为难，里面一个遥远的角落里传来了一句让他浑身激奋的话，那声音问他找谁。东明称赞起自己来，估计得没有错，这里肯定是有特殊规矩的，高级知识分子堆在一起的地方，哪能随便说话。东明立即放轻脚步迎着玻璃碴迈进这间办公室，很有些激动地迎着他的救星轻手轻脚挨过去。

“先生，你就是隗昊汨先生？我可把你找着了，我是江苏高镇那个小周的表弟。”

东明伸进口袋摸名片的手僵住了，那人的两个嘴角拉了下来，笑得很浅、很有些轻蔑地说：“我不是隗昊汨，你找他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我出差，顺便来看看他，他在吗？”东明

从表兄那里学习到了一些联系业务的基本知识，当着他们的同事绝对不能谈业务，他一听那人不是隗昊汨，自然不能把找他的目的告诉这个人。

“不在。”

“他在哪？”

“医院。”

“他病了？”

“脑溢血。”这位中年人说完就埋下头不再理东明，东明听他说隗昊汨的病，就像说他上厕所了一样轻松，东明从那三个字里品出了幸灾乐祸的味道。

东明立即改变口气：“先生，你能告诉我他住的医院吗？”

中年人没有抬头，说了市立医院四个字。东明就没再在这屋里站下去，他感到脚底下的地面像冰块一样在溶化。东明挺起胸膛迎着各色各样的玻璃碴朝门口走去，走出这屋门，他才顾得大口大口喘气。

东明走出设计院，脚步有些沉重。这个城市，他没有一个熟人。隗昊汨是表兄过去搞水处理设备厂时结交的，如今他开夜总会，那行当挣钱比干水处理容易。东明申请办厂在镇长那里卡了壳，表兄就把他厂的执照给东明做。表兄说隗昊汨名字怪，学问也高，在设计院是大拿，为人也好。这么个好人偏偏病了。从那中年人的态度看，他的病不轻，只怕再也上不了班了。惟一的一线希望，惟一的一条路就这么断了。

东明心里空落落的，早上下火车他就往设计院奔，住的地方都没找。

自作自受。东明坐到马路边的树阴下，脑子里立即就冒



出这句话。这是村上人说他的话。外人看，东明确实像自己作贱自己。放着好好的镇灯具厂厂长兼书记不做，辞职出来搞皮包厂。

灯具市场被广东霸了天下，为争得市场，东明亲自带人作调查，反复论证，拿出了开发新技术、生产新产品的方案。他把方案连同贷款申请报告一起送到镇长那里，镇长热情接待，充分肯定，答应立即研究。

等了二十天，东明再去找镇长，镇长依然一腔热忱，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镇长资金不足，让计划推迟。

东明闷闷不乐回家，路过南刚的工厂，南刚说他，大锅饭吃着，铁工资拿着，有啥好愁的。东明说，厂里的新产品贷不到款。南刚笑了，这愁啥，找镇长一批就完事了。东明说镇上没有钱，南刚说胡说，镇长前天刚批给太湖宾馆五十万，让他们重新装修桑拿。他也刚刚贷到了十万元。东明不信。南刚就从怀里拿出镇长的批条给他看，签字的日期就是上午。东明差点晕过去，他的脸都气白了。南刚是私营厂，他是镇上的厂。南刚拍拍东明的肩膀说：

“唐书记，给公家办事，用不着那么认真。镇上不少人在私下里笑你，只是瞒着你一个。镇长那天请客，你看到谁给镇长送礼了？没有，就你。”

镇长女儿自费上大学，在太湖宾馆请客。东明实心实意掏四百多块钱腰包给她买了只包，还把市里企业联谊会上别人送给他的一枝派克笔放到包里，自己女儿几次要他都没舍得，一片诚意。镇长却把东西退了回来，而且让秘书招招摇摇退到厂办公室，还说别搞那一套，当着厂里的众人出了他的洋相。

“其实呢，那天走进太湖宾馆的人，谁都送了礼，人家

都是塞的红包，你掏几百块钱的礼吃顿饭，说得过去了。你知道像你这样的厂长人家送多少？送这个数。”南刚伸出一个巴掌，“我都送了两千块。那天的饭，是太湖宾馆招待的，加酒水差不多两万块。两万又算啥呢，事后一个报告，镇长一批就报销了。你想想，人家自己没掏一分，拿公家的钱做了人情，还给自己赚了人情；你掏自己的腰包，人家反不领你的情，还记你的小账。这样的道理你唐书记还不明白？你还得罪过镇长，你精简的那个出纳，是镇长安排进去的。何必这么认真呢，不少你工资，不少你奖金就行了。”

灯具厂年利润增长幅度下降了六个百分点，镇长这一回没有给东明笑脸，大会小会点了他五次名。

东明把辞职报告放到镇长的办公桌上，极平和地说：“你再玩不了我了。”

怎么办？买张车票打道回府？既然出来了，怎么也得闯一闯。东明决定找个住处先住下来。

东明在小胡同里找到一个招待所，三人间一个床一天四十元，四人间一个床一天三十元。东明问包房间多少钱？小姐说包房间一百一十元，东明说，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的。小姐笑了，说有，澡堂子，地下室。东明一点没怪小姐，反感谢小姐提供了信息，他问小姐哪里有地下室。小姐拿眼睛瞅他，觉得好奇怪。东明读懂了小姐眼睛里的话，说：长年在外，住不起好房间。小姐就告诉了他利民招待所的地址。

东明一看到利民招待所的牌子，无端地生出一种亲切感。一个床二十五元，长期包房一间四十元。东明问还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的。小姐看了看东明，说住多少时间。东明说暂时说不上，要看能不能联系上业务。小姐说有一个小间，包房三十元，最好下去看了再定。东明喜出望外，说不要

看，当场就付钱，生怕人抢走。

东明拿着钥匙一步一步向地下室走下去，难闻的气味就一股一股朝他扑来。地下室排气不好，人们排泄物的恶臭味，鞋袜释放出来的奇异味，煤油炉烹饪散发出来的油烟味，还有潮湿生产出来的霉烂味等等气味们，没有出路，在狭窄的过道里游行示威般向东明扑来。东明皱了皱眉头，条件是实实在在的差，可一间一天三十块也是生动活泼的诱人。让东明想不到的是地下室条件这么差，生意却兴隆，住得满满的，有的还拖儿带女一家一户的，不少是他的同行，乡镇企业的供销员、业务员。从五星级到地下室，初级阶段的悬殊充分显示出来。

东明打开他的 009 包间。这是楼梯旁的一个小单间，一张床一把椅子，三屉桌塞在里面，门就委屈得开不直；小是小点，不过它比别的房间又便宜十块钱一天，是人谁不会享受，自己的钱自己疼。这次临出门，端五给了东明一万块钱，临走还千叮咛万嘱咐，这可是本钱，不签合同，不预付资金，一分钱都不能抛出去。刚接到一笔生意还在生产，还没赚到钱，村上人都住上了新楼，他们还住着旧楼，女儿还要上学，还不是享受的时候。现在生意还没有线索，惟一的一条线又断了，像样的宾馆住得起也舍不得。

东明找好住处就上了街，在水果摊买了一挂香蕉，他决定到医院去看那个隗昊汨先生。不管有没有生意，也不知他还能不能帮他，可他过去帮助过表兄，有路就得跑，有门就得钻。

东明在市立医院特护病房见到了隗昊汨。隗昊汨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嘴也歪着，话也说不清楚。他很感激东明去看他，他向他爱人要了笔和纸，让他爱人拿着书做垫板，

他给东明写了一个人的名字，让东明去找他。

东明拿过纸条一看，纸条上写的是：徐长海，机车车辆厂厂长。

## 二

东明拿着隗昊汨的条子，堆起满脸的笑走进传达室。他知道自己笑一钱不值，但除了笑脸他没有其他资本和资格。值班的中年妇女问他找谁，东明说找徐长海厂长。中年妇女先拿眼审视起来，审视一遍后才说厂长上北京开会去了。东明被她推下了悬崖，但他揪住一线希望不愿松手，又问厂长什么时候回来。中年妇女很痛快地回答，不知道。

东明在街上走投无路，心情很坏，想给端五打个电话。手机拿到手里又改变了主意。跟她说啥呢，跟她说隗工得了脑溢血，说徐厂长上了北京，这里的线索全断了。这不是让她跟着一起急嘛！还是自己一个人急算了，东明关了手机，没精打采地回地下室。

东明坐在公共汽车上失神地看着窗外的建筑，心里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怎么办。他这么看着问着，一直看到问到车停下车上的人走光。东明意识到忘了下车，自嘲地笑了笑。东明还是下了车，他知道售票员绝不会同意他不下车再跟着坐回去。

东明在乏味的等车过程中，等出了一个想法：与其在地下室干等，不如到各处碰碰运气。他立即在终点站打听市环保局的存在。东明记不清问了多少个人，尽管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微笑，但没有谁跟他说清环保局在哪里。一个态度生硬的男人给了他主意，不会问114？后面带上一句骂人的话。东明虽然被骂了，但还是客气地谢了他。

东明找到环保局，环保局已经下班吃午饭。东明没有懊恼，找到单位也是一种成功，没有交谈，就不能断定没有希望。办公室里有人，但东明知道，中午是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去打扰人家，别人嘴上不好说，心里是讨厌的。东明就怀揣着一团美好的心愿，满怀着一腔热切的希望先到马路边的面店里吃面。

东明在街上的树阴下把那团美好的心愿一直揣到下午两点半——这里的人开始办公，东明堆着笑脸站到副局长的面前，东明发现他们并没有领会他一中午的美好心愿，副局长一点表情都没有。东明的情绪陡然下降。副局长的表情让东明难以接近，说话的语调也让人有一种冰棍的感觉，但他说出的内容却让东明激动得恨不能跪下谢他。副局长说，棉纺厂的污水处理设备早就该更新了。

东明立即感激副局长，感激的同时讨教了棉纺厂的地址。东明满怀喜悦赶到棉纺厂。副厂长接待了东明，副厂长弥勒佛一样的笑脸让东明浑身舒坦。如今，吃官饭手里又有实权的，很少见这样对客户。副厂长说，他们的水处理设备是要更新了，他们去年就向上面写了报告。东明的脚丫子里都充满了激动。副厂长喝了口茶继续说，可上面至今没批，厂里也没有资金。东明的一腔热情冷却下来，冷却的过程中他还是看到了一条闪着光芒的线索。这样的线索他怎么能轻易放弃呢！他一边宣传他们厂的产品，一边宣传清除污染的重要，最后还是为了要打听他们更新设备的具体时间。副厂长笑着说，差不多隔几天就有人来打听，他都记不住有哪些厂家了，水处理厂的名片已经收一盒了。尽管如此，东明还是把自己的名片双手捧着送给了副厂长。

东明拖着两条疲惫的腿回到地下室，他很累，但他不信

这么大一座城市里会没有商机。东明没有放弃努力，第二天继续。他先到车辆厂问徐长海厂长是否回来，然后再去各处碰运气。他一连乱碰了八天，清晨满怀希望走出地下室，傍晚拖着双腿回到地下室，一边寻找机会，一边等徐长海，八天下来，机会太狡猾了，始终没能发现它的影子。晚上他躺在地下室的硬板床上，脑子里不停地胡思乱想。什么上帝，什么天有眼睛地有良心，都他妈是胡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也他妈是扯淡。张家口顺利让他有些飘飘然，觉得生意这么好做；这里的不顺又让他冰冰凉，他有些后悔，应该先盖了楼再做生意，到时候别抓鸡不着蚀把米，反把盖房子的钱搭进去了，真要这样，端五能急死。其实表哥告诫过他，如今水处理生意已经不好做了。张家口不过一笔小生意，不到三十万，完全是靠表哥原来铺下的路。东明在地下室里天天做噩梦，八天下来，服务小姐都说他瘦了。

东明知道难，可他没有退路。

一辞职，东明立即说服端五，改变家庭建设的计划，先办厂，赚了钱再盖房。

镇工业办公室王主任跟东明是同时期的村支书，他立即让小季把一应手续一一帮东明办好。

手续报上去，三十万验资流动资金也调借过了账。东明在家等了一个礼拜，王主任没来电话，东明打去电话。王主任说在镇长那里挂着。镇长没说不同意，只是和气地向王主任提出了一串问题，没有厂房，没有设备，这种厂多了好不好？对正规厂是不是一种冲击？对市场秩序是不是一种破坏？上级来验收怎么办？王主任很难回答这些问题，事情就悬在那里。

漂生来找东明，漂生和东明是同年同月出生的拖鼻涕朋友。漂生他爹娘都饿死在困难时期，漂生和哥冬生两个自小过着孤儿一般的生活，东明娘对漂生弟兄俩没少照应，他们之间就有几分兄弟一样的情。三年前，帮人报仇，结伙打架，把人家打成了残废。在那里面关了一年多，放出来，老婆已跟了别人，田地被镇上征用，冬生不让他进他的厂，别人谁还能要他？闹着没事做，他就常常找事惹事生事。春上，南刚欠人家两万多块材料费，人家要了几趟，南刚没给。那天人家请了四个人开着桑塔纳来要，南刚还想拖一拖，人家不干，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动了手，漂生正好路过，没人请他，也没人叫他，他路见不平一声吼，不该出手也出了手。人家专打他这好事的，其中一人拿一根十四毫米的钢筋，一铁棍抽在漂生的额头上，血当即就像泉似的往外冒，分几路往下流，流得花了脸。漂生抹都不抹一下，在车间门口找着一根手臂粗的钢管，像孙猴子耍金箍棒一样耍起来，一个人打他们四个，两个被撂倒地上，两个抱头乱窜，一辆好好的桑塔纳，前后左右的玻璃被他砸了个稀碎。四个逃命似的爬上车，开着破车一溜烟逃了。漂生竟一举成名，常有人请他替人收债，替人出气，替人打架。

漂生稳重地来到东明跟前，悄悄地问东明，是不是镇长。东明知道他想干啥，放出一张认真的脸，说：“你不要胡来，不要给我添乱！你要敢做那种事，再不要见我。”

漂生还是变着法做了。镇长一家吃过晚饭，在客厅里看电视，后窗玻璃尖利的破裂声把他们吓飞了魂。随着玻璃的碎裂，一块石头飞进屋里，不前不后，不偏不歪正好落在茶几上，茶几上的杯子、盘子和玻璃再一次发出惊叫，这惊叫

同时引出镇长老婆、女儿和丈母娘的惨叫，比石头砸在她们身上更让她们痛苦和恐惧。

派出所的人冲进镇长家，镇长全家才惊魂落定。警察进屋前，他们谁都没敢去动那块石头，仿佛那不是石头，而是定时炸弹。派出所的人拿起那块石头，同时捡起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贪官，再要作恶，小心狗头。派出所的人念出了声，镇长老婆就挨了抽似的放声哭喊起来，女儿接着也哭了，丈母娘也跟着哭起来。三只喇叭把镇政府宿舍院喊得天翻地覆。

镇长在派出所人面前恢复了镇长的威风。他吼道：“这是蓄意报复！是唐东明干的，我撤了他的职，没批他办厂，他怀恨在心，一定要查办！”

派出所所长和市纪委的同志前后脚找东明谈了话，前者是查东明，后者是查镇长，镇上有人告镇长。东明说，镇长不是个好镇长，但不要把他辞职、办厂与有人告镇长、恫吓镇长搅在一起。他还是党员，他不会做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镇长却到处说，唐东明诬告他，恫吓他。

发生了这些事，东明只好放弃办厂，退还借调的资金，决定先盖房子。结果碰上了他表兄。东明就赌上了气，非把厂办出个样给他们看看。

第九天，东明照旧出去碰，铁西区的环保局还没去。东明仍是先到车辆厂。又是那位中年妇女值班。东明天天去，天天总给她一团笑脸，她已经认识东明了，也许她接受了东明太多的微笑，她已不再用审视的目光看东明。东明还是堆起满脸的笑向中年妇女靠过去。

“徐厂长回来了。”

东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笑着追问了一句。中年



妇女把会客登记簿和圆珠笔拿给他，让他快填，厂长已经进去了。东明一边填一边谢一边肯定自己基本策略的正确。

东明热血涌动地敲了厂长办公室的门，门开了，徐长海夹着文件包站到他面前，东明有些不知所措，满肚子的话涌到嘴里不知先说啥。东明就如何找隗工，隗工如何让他找他，他如何等了他八天，本想简明扼要，越说却越复杂，徐长海没时间听他说下去，淡淡地跟他说，他要开会，没时间跟东明说话。素不相识，人家不欠你也不该你啥，东明傻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徐长海走向会议室的背影，把所有的尴尬和苦恼一点一点咽到肚里。

东明无法英雄，他没趣地回到传达室。或许是东明的一脸失望唤起了中年妇女的恻隐之心，或许因为东明是厂长的客人，中年妇女关切地问东明，是不是没找到厂长。东明跟中年妇女说，他在开会，让他等他，能不能让他就在传达室等。中年妇女说可以，而且还用一次性茶杯给东明倒了一杯水。东明受宠若惊，感激不尽，他对自己堂堂正正地跟她撒谎感到有一点不好意思，厂长并没有让他等他。谎既然撒了，不好意思也没有意义了，东明就踏踏实实在传达室等。东明怀着一线希望干坐到十一点，再站在徐长海办公室门口等他。等到十二点，那个不讲情面的会终于开完了。长海见东明站在他办公室门口，没有被感动。东明一点不在意，他明白自己是在干扰他的工作，明白也只能这么做，只能让他不满，甚至准备忍受他的讨厌。像他们这样的农民干企业必须要学会不怕被人讨厌，他把到这里来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还能顾及自己的啥呢。

长海跟东明只说了一句话，让他把名片留下，把这里联系的电话留下，有线索他会通知东明。东明诚心诚意地请他